

困学纪闻

新世纪

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困学纪闻

〔宋〕王应麟撰 孙通海校点

新世纪万有文库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困学纪闻/(宋)王应麟撰;孙通海校点. —沈阳:辽宁教育出版社,1998.3

(新世纪万有文库·传统文化书系)

ISBN 7-5382-4789-0

I. 困… II. ①王… ②孙… III. 笔记-中国-宋代 IV. Z429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01935 号

学术策划	王 土 林 夕 柳 叶
文库工作室	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王越男
	王之江 柳青松 赵中男 袁启江

总 发 行 人	俞晓群
责 任 编 辑	俞晓群
美 术 编 辑	谭成荫
封 面 设 计	陶雪华
责 任 校 对	王 玲
出 版	辽宁教育出版社(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)
发 行	辽宁省新华书店
印 刷	沈阳新华印刷厂
版 次	199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开 本	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2.375
字 数	292 千字 插页 1
印 数	1—10,000 册
定 价	14.90 元

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第二辑弁言

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生也逢辰，问世之时，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出大步，书业也连带繁荣兴盛，因此初印销数不俗，令人高兴。但也可说生不逢辰：因为某些媚俗的销售方式时下日益成为出版行业的时髦操作手段，走进书市，“爆”、“炒”之声不停，大违筹议这一《文库》时的行销氛围。在这情况下，像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这类图书，究竟应该如何进入市场，迎迓读者，颇劳心神。在这时刻，有明眼人忽然援引马克思名言：“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，而将永远存在……”，以为书业箴诫。我们读之大喜，铭诵再三，并据以拈出十二大字：“不求显赫一时，但愿传诸久远”，成为我们据以继续行进的座右之铭。也因此使我们坚定信心，决心朝这方向不断前进——即使可能出现某种挫折。

既然“传诸久远”成为我们的基本方针，自然需要我们在选题、编纂、排校等等运作上更费心力。第一辑出书后，反应大抵可以，但是批评意见仍然不少。当年《万有文库》定价低廉，我们可说是大体继承下来了；据说当时的某些图书校讎未精，为时人诟病，我们力求避免，但是错谬之处还是可能出现；至于选题，入选之书虽然大多系经名家指点、高手操作，但就总体看，有些不免失诸凌乱（尤以外国文化书系为甚）。凡此种种，我们都认真听取批评，并在调整、改进之中。选题体系严饬，是我们追求的高目标，但就译作而言，因为版权关系，不免为难。就第二辑看，此病仍难消除。不过，当今的丛书，似乎追求系统、完整过多，有时不免因此影响质量。我们想学习巴老等前辈当年创办

《文化生活译丛》的办法，以质为尚，体例为次。自然不可“拉在篮里就是菜”，但是凡是可食的优质营养品，略加搭配，不论次第，纳入“篮”中，而不计较是否可以由此烧出一台完整的“满汉全席”。此种意义上的“菜篮子工程”，读者其许我乎？！

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之能问世，得力于各位前辈学人、专家学者的指点。我们曾将有关各位大名，并诸每册卷首，作为永久纪念。本辑开始，不再印出各位大名，而只是藏诸内心。把书编好、出好，为读者服务得更好，即是我们对各位贤硕的最好纪念和感谢！

一九九八年二月

本书说明

宋代三大笔记书，即沈括《梦溪笔谈》、洪迈《容斋随笔》、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，各以其卓越成就，名重于后世，然就学术研究而言，王氏《困学纪闻》尤为突出。

王应麟(1223—1296)，字伯厚，号厚斋，一号深宁居士。庆元鄞县(今浙江宁波)人。淳祐元年(1241)进士，宝祐四年(1256)中博学宏词科。在理宗、度宗、恭宗三朝，曾任著作佐郎、礼部郎官、中书舍人等朝官，累迁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。

王应麟居官期间，敢于针砭时弊，建言直谏，有直声之美名。后见权臣阻斥，无可建树，遂辞官回乡，潜心于学术。入元后，足不出户，几三十年，把满怀对故朝故国的诚爱、对理想政治的憧憬，溶化于传统学术文化的考证与评论中。《困学纪闻》等书就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。王应麟著述甚多，还有《深宁集》、《通鉴地理考》、《小学绀珠》、《玉海》、《周易郑康成注》、《尚书郑注》、《古文论语》等二十多种。

《困学纪闻》采用笔记形式，分类编排，对文献典籍、学术渊源、文化现象，进行疏理、考证、鉴定与评介。凡说经八卷，天文、地理、诸子二卷，考史六卷，评诗文三卷，杂识一卷，共二十卷。由此可见内容广博，“九经旨趣，历代史传之事要，制度名物之原委，以至宗工巨儒之诗文议论”(牟应龙序)，凡属后学所当知当学的方方面面，均有所发明，有所创见，其文辞简约而道理融通，探奥穷源而真知洞见，成为学子视为珍宝的案头书。

王应麟治学不主一说，不名一家，于汉唐取其事核，于两宋取其理

胜,采众家之长,成自己一家之言,其著述有较高的理论价值。又由于博学洽闻,当时所读之书,今多失传;当时所称述之人,今无他文字可稽考。因之,又颇具文献史料价值。历代治学者,对《困学纪闻》极为重视,特别是清末民初以来从事古籍整理的专家学者,每每利用该书的原始资料与考据成果。当然,对于今人研究传统文化,也是一本当知当读的书。

《困学纪闻》在元代尝有刻本,现知有牟应龙至治二年(1322)序本、袁桷泰定二年(1325)序本,以及傅增湘所藏无序跋元刻本。明代亦有刊刻,如正统间刊本、万历三十一年刊本等。到了清代,由于朴学中兴,诸儒纷纷笺注,多有刊印,流布甚广。其中影响较大者有:阎若璩笺本;何焯增补阎注并加评语,世称二笺本;乾隆七年全祖望对阎、何二氏注评,重加考订笺释,世称三笺本。嘉庆十二年万希槐既钞撮三笺本,复辑入钱大昕手评校本内容,并援经传著明其义,编为《集证》。因该书包括阎若璩、何焯、全祖望、钱大昕四家及三笺本原采录的程瑶田、屠继绪二家,加上万希槐,共有七家笺释,故世称七笺本。道光五年翁元圻采辑以上诸家之说,复为详析按断,成为注释《困学纪闻》诸书中较为详备的本子。

这次整理《困学纪闻》采用《四部丛刊》影印傅增湘所藏元刊本为底本,取嘉庆二十四年万希槐《集证合注》本、道光五年翁元圻《注》本参校,并加新式标点。

本书由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孙通海校点整理。

【目录】

本书说明

-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卷一 / 1 | 孝经 / 170 |
| 易 / 1 | 卷八 / 172 |
| 卷二 / 24 | 孟子 / 172 |
| 书 / 24 | 小学 / 180 |
| 卷三 / 54 | 经说 / 187 |
| 诗 / 54 | 卷九 / 192 |
| 卷四 / 78 | 天道 / 192 |
| 周礼 / 78 | 历数 / 200 |
| 卷五 / 96 | 卷十 / 204 |
| 仪礼 / 96 | 地理 / 204 |
| 礼记 / 100 | 诸子 / 210 |
| 大戴礼记 / 115 | 卷十一 / 232 |
| 乐 / 119 | 考史 / 232 |
| 卷六 / 124 | 史记正误 / 236 |
| 春秋 / 124 | 卷十二 / 251 |
| 左氏传 / 135 | 考史 / 251 |
| 卷七 / 154 | 卷十三 / 263 |
| 公羊传 / 154 | 考史 / 263 |
| 谷梁传 / 157 | 卷十四 / 278 |
| 论语 / 159 | 考史 / 278 |

卷十五 / 291

考史 / 291

卷十六 / 303

考史 / 303

汉河渠考 / 303

历代田制考 / 307

历代漕运考 / 311

两汉崇儒考 / 317

卷十七 / 321

评文 / 321

卷十八 / 330

评诗 / 330

卷十九 / 349

评文 / 349

卷二十 / 359

杂识 / 359

校勘记 / 380

卷一

易

危者使平，易者使倾，易之道也。处忧患而求安平者，其惟危惧乎！故《乾》以惕无咎，《震》以恐致福。

修辞立其诚。修其内则为诚，修其外则为巧言。《易》以辞为重。《上系》终于默而成之，养其诚也。《下系》终于六辞，验其诚不诚也。辞非止言语，今之文，古所谓辞也。

“履霜”戒于未然，“月几望”戒于将然。易贵未然之防，至于几则危矣。

潜龙以不见成德，管宁所以箴邴原也。全身以待时，杜袭所以戒繁钦也。《易》曰：“括囊，无咎无誉。”

贞者，元之本。周公曰：“冬日之闭冻也不固，则春夏之长草木也不茂。”见《韩非·解老》。可以发明贞固之说。

《乾》初九，复也，“潜龙勿用”，即闭关之义。《坤》初六，姤也，“履霜，坚冰至”，即女壮之戒。

《淮南·人间训》云：“《易》曰‘潜龙勿用’者，言时之不可以行也，故‘君子终日乾乾，夕惕若厉，无咎。’‘终日乾乾’，以阳动也。‘夕惕若厉’，以阴息也。因日以动，因夜以息，唯有道者能行之。”以阴阳言日夕，《易》说所未及。

蔡泽谓《易》曰：“亢龙有悔”，此言上而不能下，信而不能谄，往而不能自反者也。”亦善言《易》矣。泽相秦数月而归相印，

非苟知之。贾谊《书》云：“亢龙往而不能反，故《易》曰‘有悔’。潜龙入而不能出，故《易》曰‘勿用’。龙之神也，其惟蜚龙乎！”

《越绝》引《易》进退存亡之言曰：“进有退之义，存有亡之几，得有丧之理。”陆宣公云：“丧者，得之理。得者，丧之端。”其语本此。

《坤》之六五，程子以为羿、莽、蚩、武，非常之变。干宝之说曰：“柔居尊位，若成昭之主、周霍之臣也。百官总己，专断万机，虽情体信顺而貌近僭疑。言必忠信，行必笃敬，然后可以取信于神明，无尤于四海。”愚谓此说为长。

《乾》、《坤》之次《屯》曰：“建侯。”封建与天地并立。一旅复夏，共和存周，封建之效也。匹夫亡秦，五胡覆晋，郡县之失也。

古者君臣之际，分严而情通。上天下泽《履》，其分严也。山上有泽《咸》，其情通也。不严则为《未济》之三阳失位，不通则为《否》之天下无邦。

《阴符经》云：“天地之道浸，故阴阳胜。”愚尝读《易》之《临》曰：“刚浸而长。”《遁》曰：“浸而长也。”自《临》而长为《泰》，自《遁》而长为《否》，浸者渐也，圣人之戒深矣。

“系于苞桑”，三柔在下而戒之也。“系于金柅”，一柔方进而止之也。

《蒙》之刚中，二也，占而求之曰“初筮”。《比》之刚中，五也，占而从之曰“原筮”。

“童蒙”应于二之刚，则吉养之早也。“童观”远于五之刚，则吝见之小也。

信君子者，治之原，《随》之九五曰：“孚于嘉，吉。”信小人者，乱之机，《兑》之九五曰：“孚于剥，有厉。”

鸣谦则吉，鸣豫则凶。鸣者，心声之发也。“未知获戾于上下”，鸣谦者欤？“二三子亦姑谋乐”，鸣豫者欤？

柔而刚则能迁善，刚而柔则能顺理。《复》之六三，柔而不

中，勉为初之刚而屡失，故频复。《巽》之九三，刚而不中，勉为初之柔而屡失，故频巽。

《小畜》上九，月几望则凶，阴亢阳也。《归妹》六五，月几望则吉，阴应阳也。《中孚》六四，月几望则无咎，阴从阳也。曰“几”者，戒其将盈，阴盈则阳消矣。

《同人》之初曰“出门”，《随》之初曰“出门”，谨于出门之初，则不苟同，不诡随。

冥于豫而勉其有渝，开迁善之门也。冥于升而勉其不息，回进善之机也。

“大蹇朋来”，进君子之真朋也。“涣其群”，退小人之伪朋也。泰言朋，否言群。

君子进而众贤聚，故《复》“朋来无咎”。众贤盛而君子安，故《解》“朋至斯孚”。君子之志行而小人之心服，故《豫》“勿疑朋盍簪”。

《易》言“密云不雨”者二：《小畜》终于“既雨”者，阳之极为阴也；《小过》终于“已亢”者，阴之极为阳也。畜极则通，过极则亢。

“谨乃俭德^①，惟怀永图”，故甘节吉。“盗言孔甘，乱是用伐”，故甘临无攸利。

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”，故曰：“舍车而徒，义弗乘也。”“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，万钟于我何加焉”，故曰：“自求口实，观其自养也。”

召平、董公、四皓、鲁两生之流，士不以秦而贱也。伏生、浮丘伯之徒，经不以秦而亡也。万石君之家，俗不以秦而坏也。《剥》之终曰：“硕果不食。”阳非阴之所能剥。

下阳举而虢亡，虎牢城而郑惧，西河失而魏蹙，大岷度而燕危，故曰：“设险以守其国。”狄患攘而民怨结，宗藩弱而戚党颠，柄臣擅而官寺恣，寇叛平而方镇强，故曰：“思患而豫防之。”

《复》曰“朋来”，所以致泰；《泰》曰“朋亡”，所以保泰。

阳大阴小而言阴阳，阖而辟也；朔先晦后而言晦朔，终而始也。

《尔雅》小暑谓之《坎》，大琴谓之《离》，万物之象无非《易》也。

《易》之终始皆阳也，始于《乾》之初九，终于《未济》之上九。

《易》于《蛊》，终则有始；于《剥》，消息盈虚；于《复》，反复其道；皆曰天行也。然则无与于人事欤？曰：“圣人以天自处，扶阳抑阴，尽人事以回天运，而天在我矣。”

言行可以欺于人，而不可以欺于家，故《家人》之《象》曰：“君子以言有物，而行有恒。”

《复》之初，即《乾》之元，硕果不食则生矣，复之所谓仁也。《乾》为木果，在春为仁，发生也，在冬为干，归根也，终而复始。

张子曰：“《易》为君子谋，不为小人谋。”朱子谓：圣人作《易》，示人以吉凶，言利贞，不言利不贞；言贞吉，不言不贞吉；言利御寇，不言利为寇也。

闻之前修曰：“《中庸》诚敬，自有乾坤，即具此理。”《乾》九二言：“龙，德正中。庸言之信，庸行之谨，闲邪存其诚。”《坤》六二言：“敬以直内。”

“《复》以自知”，必自知，然后见天地之心。有不善，未尝不知，自知之明也。

致命遂志，命可致而志不可夺。行法俟命，命可制而法不可变^②。

下学而上达，故《大畜》上九：“何天之衢，亨。”

魏相以《易》相汉，能上阴阳之奏，而不能防戚宦之萌，不知系于金柅之戒也。匡衡以《诗》相汉，能陈《关雎》之义，而不能止奄寺之恶，不知昏楮靡共之戒也。经术虽明，奚益焉？

五阳之盛而一阴生，是以圣人谨于微。齐桓公七年始霸，十四年陈完奔齐，亡齐者已至矣。汉宣帝甘露三年，匈奴来朝，而

王政君已在太子宫。唐太宗以武德丙戌即位，而武氏已生于前二年。我艺祖受命之二年，女真来贡，而宣和之祸乃作于女真。张芸叟曰：“《易》者极深而研几。当潜而勿用之时，必知有亢；当履霜之时，必知有战。”

《易》言“积善”曰家，《大学》言“兴仁兴让”曰家，家可以不正乎！

世之治也，君子以直胜小人之邪。《易》曰：“田获三狐，得黄矢。”世之乱也，小人以狡胜君子之介。《诗》曰：“有兔爰爰，雉离于罗。”

《易》者，象也。木上有水为《井》，以木巽火为《鼎》，上止下动为《颐》，颐中有物为《噬嗑》，《小过》有飞鸟之象焉。馥卦可以类求。王辅嗣忘象之说，蒙庄绪馥尔。

《左传疏》引《易》云：“伏羲作十言之教，曰：‘乾、坤、震、巽、坎、离、艮、兑、消、息。’”朱子发以为郑康成之语。愚谓：“正其本而万物理，失之毫厘，差以千里。”见于《易纬通卦验》。汉儒皆谓之《易》，则此所谓“《易》”云者，盖纬书也。

郑康成《诗笺》多改字，其注《易》亦然。如“包蒙”，谓“包”当作“彪”，文也；《泰》“包荒”，谓“荒”读为“康”，虚也；《大畜》“豶豕之牙”，谓“牙”读为“互”；《大过》“枯杨生稊”，谓“枯”音“姑”，无姑，山榆；《晋》“锡马蕃庶”，读为“蕃遮”，谓蕃遮，禽也；《解》“百果草木皆甲宅”，“皆”读如“解”，“解”谓“圻”，呼皮曰甲，根曰宅；《困》“剋剋”，当为“倪仇”；《萃》“一握为笑”，“握”读为“夫三为屋”之“屋”；《系辞》“道济天下”，“道”当作“导”；“言天下之至赜”，“赜”当为“动”；《说卦》“为乾卦”，“乾”当为“干”。其说多凿。郑学今亡传，《释文》及《正义》间见之。

《书序》：八卦之说，谓之八索，求其义也。而贾逵以为八王之法；张平子以为《周礼》八议之刑。索，空也，空设之。唯马融以为八卦。杜预但云：“古书名。”盖孔安国《书序》犹未行也。愚

按：《国语》史伯曰：“平八索以成人。”韦昭注：谓八体以应八卦也。谓《乾》为首，《坤》为腹，《震》为足，《巽》为股，《离》为目，《兑》为口，《坎》为耳，《艮》为手。此足以证孔、马之说。

《易正义》云：“伏牺制卦，文王系辞，孔子作十翼。”朱子谓：《系辞》本文王、周公所作之辞，系于卦爻之下者。《上系》、《下系》乃孔子所述《系辞》之传也。《彖》即文王所系之辞。《象》者，卦之上下两象，及两象之六爻，周公所系之辞也。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上》、《下》传者，孔子释经之辞也。愚按：《释文》云：“王肃本作《系辞上传》，讫于《杂卦》，皆有传字。”《本义》从之。《汉儒林传》云：“孔子晚而好《易》，读之韦编三绝，而为之传。”王肃本是也。

阮逸云：“《易》著人事，皆举商、周。帝乙归妹、高宗伐鬼方、箕子之明夷，商事也。密云不雨、自我西郊、王用亨于岐山，周事也。”朱子发云：“《革》存乎汤、武，《明夷》存乎文王、箕子，复存乎颜氏之子。故曰：存乎其人。”朱文公谓：疑皆帝乙、高宗、箕子占得此爻。

《明夷》之《彖》曰“文王、箕子”者，《易》《洪范》道统在焉，用晦所以明道也。象数相为经纬，皆演于商之季世。

《桓谭新论》云：“《连山》八万言，《归藏》四千三百言。”《夏易》详而《殷易》简，未详所据。

孔子卜得《贲》，孔子曰：“不吉。”子贡曰：“夫《贲》亦好矣，何谓不吉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夫白而白，黑而黑，夫贲又何好乎？”《吕氏春秋》：黄色不纯也。

茗溪刘氏云：“《夬》以五君子决一小人，不曰小人道消，而曰道忧，盖上下交而志同，如‘泰’之时，然后小人之道不行。若以五君子临一小人，徒能使之忧而已。惟其有忧，则将图之，无不至矣。”愚谓：小人道消，嘉祐是也；小人道忧，元祐是也。

《井》之九三，荆公解云：“求王明，孔子所谓异乎人之求也。君子之于君也，以不求求之；其于民也，以不取取之；其于天也，

以不祷禱之；其于命也，以不知知之。《井》之道无求也，以不求求之而已。”文意精妙，诸儒所不及。

王辅嗣以“寂然至无”为“复”。又云：“冬至阴之复，夏至阳之复。”苏子美辨其非。愚谓：先儒云：“至静之中，有动之端，所以见天地之心。”与“寂然至无”之说异矣。“冬至阴之复”，盖如周子“利贞诚之复”，就归处言之。荆公曰：“阳以进为复，初九是也；阴以退为复，六二、六三、六四是也。”

薛氏曰：“《易》以初爻为七日者，举前卦而云也。《复》之‘七日来复’，《震》、《既济》之‘七日得’，皆举初爻。”

叶少蕴谓：凡《易》见于有为者，皆言用。用之者何，体也，而《易》不以体对用，故别而论之曰：“《易》无体。”晁景迂曰：“体用本乎释氏。”

利贞者，性情也。王辅嗣注：“不性其情，何能久行其正？”程子《颜子好学》论性其情之语本此。

君子道盛，小人自化，故舜、汤举皋、伊而不仁者远。玉泉喻氏云：“《泰》小人道消，非消小人也，化小人为君子也。”

《泰》初九“拔茅茹以其汇，征吉”，《本义》云：“郭璞《洞林》读至‘汇’字绝句，下卦仿此。”愚按：《正义》曰：“以其汇者，汇，类也，以类相从。征吉者，征，行也。上坤而顺，下应于乾，已去则纳，故征行则吉。”亦以“汇”字绝句。《泰》之征吉，引其类以有为；《否》之贞吉，絜其身以有待。

俭德辟难，朱子谓：收敛其德，不形于外。申屠蟠以之。

《泰》之三“无往不复”，阳之极也，而否将萌。《否》之四“有命无咎”，阳之复也，而泰将至。

一许敬宗在文馆，唐为武氏矣。一杨畏居言路，元祐为绍圣矣。羸豕之孚，左腹之入，可不戒哉！

家声之隳，陇西以为愧；城角之缺，新平以为耻。清议所以维持风俗也。清议废，风俗坏，则有毁宗泽而誉张邦昌者，有贬

张浚而褒秦桧者。观民风设教，居贤德善俗，可不谨哉！

齐德衰于召陵，晋志怠于萧鱼；淮平而异，铸用，潞定而归真感。《易》曰：“日中则昃。”《玄》曰：“月阙其持，不如开明于西。”

制官刑，则具训蒙士；无彝酒，则诰教小子。《易》曰：“童牛之牯。”《记》曰：“禁于未发之谓豫。”

龟灵而焦，雉文而翳，是以衣锦尚絅。兰薰而摧，玉刚而折，是以危行言孙。此白贲素履，所以无咎。

知止而后有定，故观身于《艮》。侧隐之心，仁之端也，故观心于《复》。

惟进贤可以正君，故公仲进牛畜、欣、越而歌者之田止；孔明进攸之、裨、允而官府之体一。惟正己可以格君，故管仲有三归不能谏六嬖之惑；魏相因许伯不能遏弘石之恶。《泰》曰“拔茅”，《渐》曰“进以正”。

《乾·文言》曰：“宽以居之。”朱子谓：心广而道积。程子《易·小畜传》曰：“止则聚矣。”吕成公谓：心散则道不积。充拓收敛，当两进其功。

丹书“敬义”之训，夫子于《坤》六二《文言》发之。孟子以“集义”为本，程子以“居敬”为先，张宣公谓“工夫并进，相须而相成”也。

艮者，限也，限立而内外不越。天命，限之内也，不可出。人欲，限之外也，不可入。郭冲晦云。

《小畜》下体乾^①，《复》上体坤，乾、坤相应，故《小畜》初九“复自道”，九二“牵复吉”，与《复》六四“中行独复”，六五“敦复无悔”，义甚相类。“牵复”中不自失，“敦复”中以自考，二、五皆得中故也。澹庵云。

“同人于野”，公之大也；“艮其背”，止之至也，皆见于《象》，明一卦之义也。

里克之中立，邓析之两可，终于邪而已，故《随》之六二曰：